

## 我夢想著成為一隻烏鴉

我夢想著成為一隻烏鴉  
為黑暗拉開光明  
讓桌子不再擺滿陰影  
讓畫爬出方形的結構  
到窗外呼吸

我夢想著成為一隻烏鴉  
為世界背所有的黑  
讓飛蛾不在火中死去  
讓枯黃的葉是一顆流星  
因泥土許肥沃的願

我夢想著成為一隻烏鴉  
讓夜棲滿  
讓詩不再隨他憂傷的紙倒下  
讓我是一隻烏鴉  
守望所有的白  
    讓海也藍得清楚  
    就讓我是一隻烏鴉

2003. 5. 23 沙鹿

## 烏鴉喝水的故事

1.

找不到石頭的烏鴉  
只好把雙眼投入瓶子裡  
喝下過渴的世界

2.

石頭都衝著鳥，長成房子  
並且不斷地用煙囪強調，天空的寂寞  
(沒有鳥，也沒有石頭的日子，夢會不再乾渴嗎?)

3.

路過房子的螞蟻，向上帝吐口水  
午後的烏雲也苦水滿腹  
其實天空招領不到那麼多烏鴉，去分配石頭的  
渴

4.

山蠕動成一條蛇  
爬向你的吶喊  
回音被石頭顛簸地經過  
某些鳥依舊唱著好聽的歌  
讓路人理解

5.

一群石頭夢到的都是同一隻烏鴉  
和同一只空瓶  
連螞蟻的鼾聲  
都阿阿阿的響

6.

「把一隻鳥放進瓶子裡，其實比喝水簡單」  
就像一粒沙就可以撐開螞蟻的胯下  
將陰影拆除

7.

拜託叫春的貓  
和某只分泌出酒的乳房  
佈置好語言的育嬰房  
歷史總是喋喋不休地  
喝鳥剩的口水  
和墳墓聊天

8.

把鳥蛋當作貧血的蘋果  
在隱隱龜裂的傷痕上，咬出一口膿痰  
後來蛋又流血成蘋果  
恢復毛毛蟲的生活

9.

稻草人相信，下一季農夫會種羽毛給他  
農夫也相信，稻草人會為他守一輩子的田  
水牛搖了搖頭，繼續低頭吃草  
看見蛇的舌頭，指引著未來的方向  
石頭和蚱蜢結拜，當了幾天昆蟲  
終於了解鳥類的渴  
來自於夢不到飛翔的夢

10.

烏鴉和石頭都老了  
天上飛的和地下躺的  
最後都一樣沙啞  
而沉默

# 機車革命

——很高興我們將文明拋在腦後，而親近土地一點了。

1.

我聽見風在搖頭，切

因為你問了一個數學問題

「當革命開始，黑夜將在哪一個星座被推翻？」

2.

激切的愛已被雪說涼

只有小狗依舊吃飽睡好

沒有讓悠哉的時光，挨餓受凍

親愛的切，於是我們演算真理的里程，讓夢想繼續機車下去

為拋下的事物感傷，為新的境地興奮

並在革命中途，不忘為發春和氣喘的世界

射精和打針

3.

船已經在海上，跳曼波探戈了，切

我們有馬黛茶、香蕉、南方報和聶魯達

而那些癡瘋病人，其實靈魂都很健康

唯獨命運是一部被寫壞的小說，再怎麼隱忍都不耐看

還有他馬的彎，真理老是跌倒

4.

穿過愛、穿過貧窮和疾病

穿過上帝、穿過修女的胸部

是的，一切都在革與被革，並且有可能命在旦夕

「究竟是世界改變了呢？還是你一點一滴的在改變？」

換我問你一個醫學問題，但你在日記裡安祥地睡了

摩托車卻意外地發動了

切

2006. 3. 11 梧棲

《乾坤詩刊》第 38 期，2006 夏季號

## 後機車革命

——我們真正的使命，其實就是永無止境地走在世上的道路或海洋上。

就快要機車了這世界  
還不快下來  
革命界的達人  
都留給你認識  
女人都托付上帝  
多靠近愛一點  
回來被馬踩過  
繼續汪汪革命前夕  
明天喵喵  
被發現只是一根狗啃爛的骨頭  
要寫進日記裡嗎？  
趁夢還沒感冒，藥還不是一張床  
趁肚臍眼還窺得見嬰兒的乳牙  
快把人生切一切  
別讓未來噎到

# 守夜人

如果肚子痛  
我們就去守夜  
看早晨會吐出什麼東西來  
梧棲鎮、幾隻麻雀、或一口痰  
星星掛號  
挪出十字路口，讓醫生躺在那  
當修夜的黑手  
或下架的耶穌

時間繼續纏著繃帶  
在人們手上露餡  
「噓，小聲點！聽清楚世界的點滴，避免誤差了人生！」  
要幫忙包紮嗎  
老人們破掉的乳房或雞蛋  
一直咒罵天、殺的下流坯  
水的質感不好只能成溝  
那距離就是他和他們的兒孫

肚子不痛了我們就回去看門  
把秋天打翻的胃散掃一掃  
放好路障和標語  
「嚐前洗手、嚐後漱口」  
交班給下一個守夜人

## 鄉鎮小孩長大後

在公雞的啼聲裡  
稻草已長成祖父的體毛  
讓麻雀拔著  
小貓咪抹了抹嘴  
擦去時間的腥味

婆婆把錢藏進胸部  
緊貼著有乳香的夢  
不斷和小黑狗談論收成的稻穗，和三十年了  
仍只有八歲的兒子

母親依舊每天上市場，跟老闆多要一把蔥  
蔥是餐桌的領帶  
繫好一家人的生活

弟弟用螞蟻的兩隻腳當筷子  
將糖裡的童年，一一夾出  
蛀牙再見，留下彈珠繼續  
反彈世界

妹妹又將躲在廚房的老鼠，追到童話故事裡去  
在糖果屋裡找到失蹤多年的哥哥  
拇指姑娘也差不多長大了  
她會遇見小王子嗎？

二十多年後的小孩寫著：  
「世界太腥，草一直想長大，成為窗口中的素食。」  
而童年那棵會走路的樹已經定居在天空  
將果實結成  
永恆的星座

## 寄居蟹

一隻寄居在日光燈裡的蟹  
開關大海的日夜

喜愛氣球的小男孩  
曾有一些零星的童年  
在收集貝殼  
數數幾顆海星才能排成射手座？  
讓山落入亮月的圈套

玩累了，就挖一條長長的海底隧道  
讓飲水機是一隻噴泉的鯨魚  
因為老師說不要臨渴掘井

浪潮退到你的童年  
和一群即將長大的寄居蟹玩耍  
日夜的開關裡  
船偷偷藏好未來的把柄  
讓大肚魚懷著



## 詩人讀報

首先在掌中釘上時針和分針  
等著生命舉手發問：「現在幾點？」  
早餐坐在中指上  
燒餅夾昨天的夕陽蛋，背棄油條的歲月

報紙想昂首，飛成一只有風骨的風箏  
但是蜘蛛絲扯著後腿  
吃掉半斤風，八兩陽光

「現在幾點了？」  
工作還蹲在求職欄  
望著隔壁買不起的房子  
（大概連廁所都蓋不起吧！）  
偶爾走到頭版，幫政治人物擦擦鞋  
（也許有天可以在地方版被表揚）  
或者逛到社會版對搶劫犯笑笑：「嘿！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無聊的時候聽聽演藝版的八卦，打發時間也不錯

「現在到底幾點了？」  
我要趕在睡前抵達副刊  
為這首詩佔位子  
直到一大早，被清道夫掃成一團  
語言的碎屑  
（連紙類回收的份都沒了！）

## 夢遊

用三歲的哭聲  
嚇跑一隻狗  
路旁的ㄅㄩ ㄅㄨ挖出一球  
冰涼的眼神  
隨著口袋裡的彈珠，滾大童年

那時我拉著母親的衣角，卻發現她的手，比我的年紀還小  
緊握著外婆的指頭，直到被父親牽走

跟著白鷺鷥去巡田的時候，發現稻草人好像死了  
蚱蜢跳進他的身體裡維持心跳，風還在收割著沙  
土地公廟旁的大榕樹長成了一條鐵軌，哥哥還不認識我的時候  
大概是坐龍貓火車去天空找傑克與魔豆了  
（有車就不用爬樹了）

後來弟弟就來了，他拍打著籃球  
把路過的麻雀也抓去灌籃  
未來就掉了幾根羽毛  
（夢想真的長了翅膀）

工地上的父親還在油漆，小黑狗在他的影子下避暑  
冬天忍不住想來下雪，想把父親的辛勤  
落得清涼而無汗

昨天晚報的頭條寫著：  
一個老人手淫著鏡子，卻看不見自己興奮的表情  
我看著隔壁的大陸妹掀開胸脯，懷中嬰兒的哭聲  
正逼近高潮  
迭起的陽光，反覆摩擦著蟬尾  
（夏天也懷了冬天的小孩嗎？）  
窗突然伸出雙手，捂住蝴蝶的嘴  
反咬了春光一口

那是今天最後的風景了

「吃飯了！」母親喊著  
我爬上大海砌成的樓梯，叫爺爺下來用餐  
時間已經端坐在海上  
才食一口魚肚白，夜就翻桌

睡前我乘著玩具船回到小學「天那麼黑，風那麼大」那一課裡  
想起父親曾說要教我打陀螺，甜蜜的負荷愈來愈重  
課本的背脊都駝了

2004. 7. 22 沙鹿

2004 第二屆基隆市海洋文學獎佳作

## 肉身 n 問

我該曬多少的鹽  
才能防三月的洪水

我該吃多少的痛  
餵飽悲傷

我該蹲踞幾度  
拉出來的夜才不會濺到燈光

我該失眠多久  
才能排好一齣床戲（無法事先分級）

我該沉睡多久  
才能完整地看完一場夢

我該沉默多久  
才能聽完一場演講

我該花多少時間  
練習死亡

我該使用多少 MB 的腦碟  
儲存應該忘記的生命情節（包括有你的那段）

我該抓幾隻白種和黑種的蟻  
搬走含 1/4 甜質的舌，蛀空一首喧嘩成癖的詩

紅綠燈與 7-11 要營業多久  
才能打烊

女人的乳房不知道要 ABCD 多久  
才能闖雞

地下道的那位乞丐先生不知道要擺多久的碗

才能停止流浪

門前的那棵樹不知道要用多少幹  
才能撐起發春的三月

戰爭不知道要打多久  
才能等到烏鴉老成鴿子

黃昏時晝與夜已經交了班  
燕子與公車也交換了回家的方向  
而我該問多少問題  
所有要問的問題  
才能問完

2003. 3. 25 沙鹿

2003 第二十二屆政治大學長廊詩獎第二名

## 還有

還有很多很多黑暗  
是我們沒見過的  
光明拿捏我們的形狀和份量  
給神擺櫥窗  
有人行動，有人不動  
選好自己的位置

鴿子脫下外衣  
覆在時代的寒窗上  
牠象徵和平  
只是戰爭剛好放長假  
槍射出的都是肥皂泡泡  
吹彈可破，多慈悲的攻擊阿  
傷口擦一擦就掉了

雨還沒下到地面就被叫回去  
玻璃紙小孩正在放學  
不要把他們弄破了  
彩虹出現，美色打敗了烏暗  
「要武裝還是泳裝？」  
雲一臉石頭站在海邊  
終於安頓下來

古老的獨裁者  
高舉著意志的手臂  
沒人聽見他純骨的抖音  
喀嚓，拆下舉手當拐杖  
純手工的刺痛，為了  
嚴選歷史素材

我們也敲敲月亮的玻璃  
探頭問問玉兔  
搗藥的新配方  
在三餐飯後和睡前，服用七夕

還有很多很多打擊  
是預防甚於治療的

2007 第二屆喜菡文學新詩獎

## 摩訶（註）

你以靈魂來見我，摩訶  
在黑暗佔上風的時刻  
使我成為幻覺  
因具體的空間總是有限

唯物的軀幹，一切都在敗壞  
只有精神是永恆的詩歌，摩訶  
你的皮膚是純潔的嬰兒，或痛苦的紗布  
炙熱的唇張開傷口，卻不堪傾訴  
摩訶，你只用手指親吻  
讓我幾近荒涼

摩訶，秋天動身了  
連你的國也將鮮花四濺  
螞蟻小心列隊，牠們的心跳此起彼落  
投入我的肺腑，摩訶  
風中傳來蟬喘  
牠們在葉的細逕間奔波，搜索夏天  
聲音日漸悄悄了

摩訶，我識破你的聲音剪裁過  
合華蓮身、以竹枝語  
你從永恆來，枕自己的軀體過夜  
陽光岔開了兩個世界，摩訶  
尖舌的人刺激收視率  
而呻吟的人沒有媒體  
除非他們顯露，魔鬼的爪痕  
欺騙你的善男、偷藏你的信女  
真理遙遙，謊言總是領先

摩訶，摩訶  
你是我的靈、我的唇語  
親人的動物都住在你的國  
只有自縛的繭，沒有獨佔的牢籠  
然而愛是你的凡體、或是神態？摩訶



為何思念是，汲水的草根  
含著不能說的，心機和混濁  
抵過屍身的腥羶

我還年輕，覺悟已經那麼老了  
終日呼吸未乾的乳臭  
摩訶，我是你的肉身  
你的果陀，因你愛我  
是不喧花取寵的  
菩提

註：「摩訶」為西天梵語。東土翻為大，且大者，廣無邊際之意。

2007 第一屆風起雲湧青年文學佛光獎